

蓝琉璃城堡



笨媳妇酿甜酒





妈妈酿的甜酒，稠稠的，甜甜的，抿一口舌头都要化掉呢。一缸新酒酿出来，镇上爱喝酒的人争着买，就连山野间的动物胆子大的也找得到我们丁家的门。

四月初的一个夜晚，一家五口正在洗脚，笃！笃！笃！这么迟还有人敲门，响声贴近地面，是什么小动物吧。

我光着脚，吧嗒吧嗒过去开门，哈，门外站着一只从未见过面的母黄鼠狼，扎着新新的红头巾，系着新新的红围裙，戴着新新的项链和镯子，一看就是个新媳妇。浑身的毛是栗色，脸上的毛是褐色，嘴巴周围却是白色，鼻头又湿又光，胡须跟猫儿有得一比，看上去有些滑稽哦。那双眼珠映着电灯的光，像夜明珠一样闪亮，既可爱又狡黠。

“你来迟了，新酿的酒卖光了。”说着我就要关门。

母黄鼠狼只一闪就进了屋，冲着妈妈“我……我……”两声，耷拉着尾巴啜泣起来。

一家人好生诧异。

妈妈快速擦干脚，趿着鞋子来到母黄鼠狼跟前，蹲下去问：“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



母黄鼠狼眨眨眼，泪水又漫上来，回答说：“老公骂我是笨媳妇，连甜酒都不会酿，家里糯米又是现成的。”

我们都望着妈妈。

姐姐鼓着眼说：“不要教她！”

哥哥跟着说：“哪个都不教！”

妈妈看一眼爸爸，见爸爸不吱声，就对母黄鼠狼说：“你莫伤心，我教你就是了。”

母黄鼠狼立即从围裙口袋里掏出铅笔和小本子，飞快地用手背拭去眼泪，满脸是笑。

那一刹我就知道，妈妈上当了。母黄鼠狼哭是做样子的，笑才是情不自禁。瞧她得意的样子！一手打开本子，一手拿着笔，正准备做记录呢。

我想要阻止妈妈，妈妈已经开始说了：“酿甜酒不算麻烦。先把糯米蒸成熟饭，舀到酒缸里，拍实，中间打口小小的井眼，酒曲捣碎了化在水里洒上去，发酵两三天，井眼就出头子酒。出了头子酒，你就加井水——最好是新挑来的井水，边加边尝，把握好厚薄，然后把井眼扩大埋下酒籬（chōu），就可以从酒籬里舀甜酒了。”

母黄鼠狼沙沙沙记得飞快，好像不是在写字，只是在乱画。记完了又问：“酒曲怎么做的？”

妈妈掰着手指回答：“做酒曲要好几样原料，大米、辣蓼（liǎo）草、桂树叶、桔树叶、扁豆叶、竹叶、田边草。将原料混合起来，粉碎，加温水拌匀，捏成一球一球，鸭蛋那么大，放在箩里一边滚动，一边撒上老酒曲研成的粉做药头。老酒曲要到草药公公那里去买，他住在理发店对面，长年卖

酒曲，你应该知道吧。”

“谢谢你啦！”母黄鼠狼合上小本子，当宝贝一样搂在胸前，冲妈妈点一点头，喜悦而又急迫地说，“我这就去买老酒曲！”

母黄鼠狼离去之后，姐姐皱着眉埋怨妈妈：“教会一个人，就少一个人买酒，说不定人家想酿甜酒卖呢。”

“暖——”爸爸斜睨着姐姐，见姐姐脸蛋红了，就不再说什么。

过了个把月，又是晚上，又是一家五口睡前围着大脚盆洗脚的时候，笃！笃！笃！谁在敲门，响声贴近地面。

照例是我不怕脏，动作又快，打着湿漉漉的赤足抢先去开门。哈，又是那只红头巾红围裙的母黄鼠狼。

她拖着毛茸茸的尾巴进了门，沮丧地告诉妈妈：“我酿了三缸，都不好喝，老公又骂我是笨媳妇。”

姐姐赶紧说：“那就不要酿了，到我们家来买现成的！”

妈妈瞪了姐姐一眼，和和气气地问母黄鼠狼：“你做的酒曲有没有问题？原料齐不齐？”

母黄鼠狼略一思索，用力点头：“我想也是酒曲没有做好，你的酒曲卖不卖的？”

哥哥抢着说：“不卖不卖，我们家只卖甜酒！”

妈妈也很为难，看着爸爸说：“卖酒曲是草药公公的生意，我们不能跟老人家抢生意，你去买草药公公的吧。”

母黄鼠狼也望着爸爸，巴巴地说：“我酿头一缸是用自己做的酒曲，酿第二缸第三缸就是用草药公公的酒曲，还是酿不好。”



爸爸叹了口气，对妈妈说：“我们不卖，送几球酒曲给她吧，帮她开个头，万事就是开头难。”

我老不赞成，跑去把大人睡房门拉上。

妈妈却推开那扇门，拿出来好几球酒曲，叫母黄鼠狼用裙子兜住，体谅地说：“老公喝酒的，老婆要会酿酒才好，尤其你是新媳妇。”

母黄鼠狼眉开眼笑，连声道谢，搂着裙子，尾巴一弹一弹离去了。

转眼到了六月，那天我们一家吃过晚饭，在屋后坪地乘凉。虽然新酿的甜酒白天卖光了，夜色尚早，不能让买酒的人吃闭门羹，我们就将前门半开半掩，后门敞开，从堂屋到后屋，一路亮着电灯。

一家人聊着聊着，又说起了母黄鼠狼。

哥哥说：“这么久没有来，不知道那个笨媳妇酿出好酒没有。”

妈妈说：“说真的，如果是街坊，我愿意上门去，手把手地教。”

姐姐说：“要是我做得了主，才不肯教人家，还白送人家酒曲。我们有什么好处？”

爸爸说：“好事要做就做到底，要是让人家白忙一场，就成了坏事。况且我们不教别人也会教，妈妈以前也是跟别人学的。”

我正要发言，前门传来吱嘎一声。

我跑到后门朝前门望，来的正是那只难缠的母黄鼠狼，手里提着一盏小小的萤灯，一路抽抽搭搭，好不伤心。

我高声说：“人都在后头，在乘凉——”又告诉家里人：“又来了，黄鼠狼！”

母黄鼠狼穿过堂屋、过道、后屋，来到坪地上，只顾用手背拭泪，努力止住抽咽。

妈妈俯下身，轻声问：“怎么了？还没有酿出甜酒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母黄鼠狼想要答话，却又再度抽咽起来，小小的肩膀一抖一抖，好不可怜。

不只我同情她，哥哥也说：“说呀，又不是不教你。”

母黄鼠狼抽咽够了，这才仰着脸，瞧着我们一家子，羞愧地说：“我……我真是个笨媳妇，自己做酒曲，酿不好，用你们给的酒曲，还是酿不好。”

姐姐带着气说：“连酒曲都送你了，总不能把甜酒连缸送给你吧。”

母黄鼠狼一下子提高声音，朝向妈妈问道：“大家的酿法都是一样的，只有你们丁家的甜酒特别好，是不是你那只酒缸特别好？”

看样子，母黄鼠狼不止向我们一家取过经呢，这么有心机，还说自己笨！

妈妈不说什么，望着爸爸。

爸爸大大方方说：“正好甜酒卖光了，我们就把酒缸借给你，只怕你拿不动。”

母黄鼠狼挺直身子，期待地说：“我试试看！”

黄鼠狼才多大呀，酒缸多大呀，黄鼠狼拿酒缸好比人拿一座山，怎么拿得动？一家人都很好奇。

爸爸进屋抱着空酒缸出来，往母黄鼠狼跟前咚的一放，



说：“拿去吧！”

母黄鼠狼不说什么，只顾绕着酒缸转圈，是顺时针方向。咦，她转一圈，酒缸就小一号！她转得飞快，我瞧着都眼花。呼！呼！呼！她转个不停，酒缸瞧着瞧着就变成茶杯那么大了。她一只手将酒缸搂在胸前，一只手提着萤灯，冲我们鞠了一躬，尾巴一翘一翘地离去了。她走得很快，脚步有些慌，是怕我们反悔吧。

姐姐责问爸爸：“你把酒缸借给人家，妈妈不酿酒了？”

爸爸毫不在意，回答说：“天气越热，爱喝甜酒的人越多。那口酒缸太小了，明天买口大的，酿一缸顶两缸。”

日历天天撕，六月看看就过去了，这段日子母黄鼠狼一直没有现身。那天吃夜饭的时候，妈妈瞧一眼前门，带着牵挂说：“不知道那个笨媳妇酿出好酒没有？”

哥哥说：“肯定酿出来了，酒缸都给她借去了。”

妈妈说：“酿出来了应该来还酒缸。”

姐姐冲爸爸翻一下白眼，鼻子里哼一声，说：“人家有借无还，明明就是骗了我们！”

爸爸淡淡一笑，说：“不还也没有关系，反正我们有新酒缸。”

七月初七晚上，月亮早早出来了，白白的，极似一瓣尚未转红的生西瓜。姐姐邀来两个相好的姐妹，一起乞巧。姑娘们在屋后坪地摆上桌子，桌上供着一个西瓜、一盘桃子、三盏清茶，先拜月，然后比赛穿针，谁能一口气穿过七根针就算“得巧”。

先是姐姐穿，一口气穿过四根针。另外两个，一个穿了

三根，一个只穿了两根。

我嚷嚷着说：“让我来，我眼睛好！”

姐姐却说：“这是姑娘家家的节日，关你什么事？”见我噘着嘴巴，便又说，“你男孩子，陪爸爸和哥哥守西瓜去吧。”

是呀，为什么不去守西瓜？我们家的西瓜个儿又大，瓤又甜，到了地里放开肚皮尽管吃。

我离开镇街，在田野上走，四面八方好多萤火虫在飞，世界幽幽暗暗，如同秘境。咦，前边土坡上，亮着一盏小小的萤灯。

我一下子想起母黄鼠狼，上次她到我们家就提着这样一盏萤灯，是用打了气孔的小塑料瓶做成的。

走近土坡，原来萤灯挂在一个碗口大的洞穴侧上方，发光的小虫子在灯壁上爬来爬去，黄绿色的光时明时暗，照亮一张香烟盒大小的桌子，桌上摆着一个小小的针插和一个小小的线团，用两只小小的碟子盛着点心，看样子也要乞巧。

洞穴里有响动。

我赶紧蹲在一丛野花后边，花香粉粉的，带着白天的阳光味，像是野菊。

洞穴里出来一对黄鼠狼。那只母的扎着红头巾，系着红围裙，戴着项链手镯，正是从我们家骗走酒曲酒缸的笨媳妇。那只公的穿着背心裤衩，拿着旱烟杆，大大咧咧的样子。

公黄鼠狼坐在灯下一块石头上，跷着二郎腿打火点烟，好不悠闲。

母黄鼠狼在桌前站定，对着银河作揖，口中这样祈祷：“织女娘娘，保佑我早日酿出上好的甜酒，有丁家媳妇酿的那



么好。”

公黄鼠狼扑哧一笑，嘴鼻冒着烟说：“你不要学酿甜酒了，酿了一缸又一缸，只是在糟蹋粮食，买现成的多省心。”

母黄鼠狼说：“丁家媳妇酿得好，老娘也酿得好，迟早的事！”

听听，公黄鼠狼何曾叫她受委屈呢，明明是她自己逞能。而且她伶牙俐齿，还有几分霸道，哪里像到我们家求助的那个笨媳妇！奇怪，她既然这么厉害，把我们一家骗得晕头转向，怎么酿甜酒学了三个多月都学不会？妈妈以前学酿甜酒，我亲眼看见的，第一缸就呱呱叫！

我仔细瞧着母黄鼠狼。

母黄鼠狼开始乞巧了。只见她举着针线，对着月亮，七根针一下子就穿过去，简直不费吹灰之力。

我不由得拍一下手，说：“得巧啦！”

母黄鼠狼伸直脖子，警惕地问：“谁在那儿？”

我站起来，大声说：“是我，我来问问我们家的酒缸用完没有！”

母黄鼠狼很难为情地说：“我酿甜酒总不成功，还在做试验。想请你妈来看看，又怕麻烦她。”

我脱口就说：“甜酒我也会酿！”

公黄鼠狼转着手中的旱烟杆，瞅着我，尾巴弯成一个问号：“你会酿甜酒？你还是小孩子。”

母黄鼠狼却说：“裁缝的孩子会补衣，木匠的孩子会拉锯，我相信他会酿甜酒。”向我招着手说，“我正蒸着糯米，你过来，我酿酒的时候你帮忙看一看，究竟哪里出了问题？”





我既高兴，又有几分发怵。虽然看过妈妈酿甜酒，我毕竟没有亲自动手呀。于是我说：“你们的洞太小了，我进不去……”话未说完，我想起上次母黄鼠狼把酒缸变小的情形。

果然，母黄鼠狼绕着我顺时针转圈，像上次那样呼呼呼转得飞快，都看不清她的模样，只看到一道光影。她不停地转，我不停地缩小，很快就变得跟她一样高，桌子、萤灯什么的看上去好大，萤火虫大得像鸽子，那丛野菊变成一片奇异的森林，附近的田野几乎认不出来了，田埂像高大的堤坝，月亮也大得出奇，赛过簸箕。

母黄鼠狼带我进入洞穴，只见地面铺着彩色石子，墙上贴着各种花瓣，四壁挂着萤灯，真是既凉爽又美丽，芬芳弥漫。我们家那口酒缸放在客厅正中，里头是空的。左手一扇门开着，那是厨房，灶上放着甑（zhēn）子，开始冒热气了。

我进去闻一下热气，那是半生不熟的味道，就告诉母黄鼠狼：“我妈也是这样蒸的，等冒大气了，糯米就熟了。”

母黄鼠狼说：“这个我知道。”

母黄鼠狼把火烧旺一些，叫丈夫将外头的供品撤回来招待我。不一会儿，甑子上冒大气，厨房之中白云漫漫。

我说：“现在把糯米饭舀到酒缸里，拍实，打口小井。”

母黄鼠狼说：“这个我也知道。”

等到糯米饭进了酒缸，我说：“现在把酒曲化在水里，洒在糯米饭上面。”

“我每次都是这样。”母黄鼠狼洒上酒曲，瞧着我说，“现在就等出酒。你看，我完完全全照你妈教的做，就是酿不出好酒。”

听她口气，怀疑我妈留了一手呢！

早知她这样多心，当初真不应该教她。可是爸爸说过，好事要做就做到底……我思来想去，找不出母黄鼠狼哪个环节做错了，只好说：“你把酒缸搬到睡房里去，我明天带我妈来。”

母黄鼠狼说：“酒缸就放在客厅，客厅通风。”

我叫一声“啊呀”！把夫妻两个都吓了一跳，我告诉他们说：“有个秘诀，酒缸不能放在通风的地方，要放在睡房，我妈冬天酿酒还要给酒缸包上棉衣保暖！”

“哦！哦！”母黄鼠狼恍然大悟，“酒缸放错地方了，糯米饭要发酵，是要放在暖和的地方才好。我当头等大事来做，所以放在客厅。我真的是个笨媳妇呢！”

公黄鼠狼将酒缸抱入睡房，出来对妻子说：“这下好了，找到症结了。”又对我说，“这么晚了，我送你回家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不回家，我要去瓜田。我本来是去瓜田找爸爸和哥哥，看到这里有点灯才过来。”

母黄鼠狼松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当真以为你是来讨酒缸……你告诉大人，等我酿出好酒，酒缸一定送回去的。”

到了洞外，母黄鼠狼绕着我逆时针转圈，转一圈我就长高一截，呼呼呼转了好几圈，我又变成原样了。

我来到瓜田，将刚才发生的事告诉爸爸和哥哥。爸爸说：“黄鼠狼住在哪里，从来不让人知道。”哥哥说：“黄鼠狼多狡猾，你找得到？”我拉着他们来到土坡，小桌子不见了，洞穴也不见了，只找到公黄鼠狼坐着抽过烟的那块石头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一个人又去找，还是不见洞穴。

三天之后的夜晚，仍然是一家子睡前洗脚的时候，笃！笃！笃！熟悉的敲门声响起来。

我打着赤足跑去开门，却不见那个“笨媳妇”，只见门外放着我们家的酒缸，满满地装着甜酒，都快溢出来了。我弯下腰直接用嘴饮了一口，哟，那么甜，稠腻腻的，舌头都要化掉呢。

我不禁嚷起来：“笨媳妇学会酿甜酒了！笨媳妇学会酿甜酒了！”

蓝琉璃城堡



花神戏





那天夜晚，我跟爸爸去挖水——就是从沟渠引水灌溉稻田。父子两个在田边坐了一会儿，宋叔叔提着马灯来了，一路吹着口哨。宋叔叔也是来挖水的，我们两家的稻田共用一条小水沟。

宋叔叔极爱下三子棋，爸爸也是爱的，于是坐在田埂上，用马灯照亮，展开鏖战。三子棋，又叫三三棋，棋盘随地可以画，不过是写三个“口”字，一个套一个，再添几条连接线。至于棋子，小石子小瓦片最好，草叶树枝也行。

我口袋里有几个玻璃球，可是夜里没法玩，就给爸爸支招，叫他下这里下那里。

宋叔叔挥挥手说：“小孩子懂什么，回家睡觉去。”

三子棋我明明是懂的，把三个子走成一条线，叫一声“三！”就可以吃对方一个子。我大叫着说：“有本事你跟我来！”

我想要推开爸爸，自己跟宋叔叔过招，宋叔叔偏开脸，都不肯瞧我一眼。

爸爸把手电交给我，吩咐说：“你去看一看我们家的茄子

开花没有，不要走快了，小心掉到水沟里。”

我们家的茄子种在东山脚下，离这儿有三里路远，爸爸是想支开我痛痛快快杀几盘吧。

正值蔬菜庄稼生长旺季，田野上这里那里都是挖水的人，有的打手电，有的提马灯，也有的打灯笼，萤火虫飞来飞去凑热闹。远处传来吹笛子的声音，满世界青蛙、蟋蟀在唱歌，音符在夜气中飘荡，似乎伸手就能抓一把。晚风徐徐吹拂，多么凉爽！哥哥待在家里，只能逗逗大黑狗解闷吧。

我沿着水沟朝山脚走去，偶尔用手电照一照水沟，涓涓潺潺，熠熠生辉，仿佛熔化的银子水晶，多么珍贵啊。

来到田埂交叉处，左边那条小田埂两旁都是茂密的稻禾，形成拱门似的林荫道，稻禾底下走出来好几只黄鼠狼，有老有少，有大有小，个个胸前挂着一朵紫色茄子花，提着紫色小灯笼，一只白额头的老黄鼠狼胸前还挂着相机呢，走在最前面那只耳朵上有白毛的小家伙冒冒失失，差点儿撞着我的脚了。

“对不起——”

我和小家伙同时说。

“过路口先看一下都不知道，到后面去。”

白额头的老黄鼠狼朝着小家伙呵斥两句，睨了我一眼，带领大伙横过路口，匆匆往我右边的大田埂走去。

我听见他们说：

“快点！”

“就要开演了！”

“我们出发迟了。”



我追上去问：“哪里有露天电影？”

白耳朵的小家伙回答：“才不是露天电影啦，是花神戏！这一回是茄子花的花神哦，你看我们戴着茄子花。”

这些黄鼠狼戴的茄子花，有的展开六角形的花瓣，露出金色的花蕊，有的半开，像紫色的寺钟，有的含苞待放，像一块紫玉，在紫灯笼的照耀下显得美丽又神秘。茄子花没有荒废的花，每朵花都会长成茄子，它们把人家的茄子给糟蹋了。这几天好多人家的茄子开花了，我们家的茄子却连花影子都看不到，白天我暗暗着急，此时却感到几分幸运。

一只大黄鼠狼见我探头看它的茄子花，戒备地说：“你跟着我们做什么？你又没有茄子花！”

白额头老黄鼠狼则是和蔼地提醒我：“没有茄子花，不许入场。”

我问道：“入场要茄子花的吗？”

白耳朵小家伙说：“是呀，茄子花就是门票。”

说话间，前面快到山脚了，又有许多黄鼠狼从别的路上加入我们，个个提着紫灯笼，戴着茄子花。

我不禁担心起来，我没有茄子花，怎么办？想去谁家茄子地采一朵，又怕掉队，只好惴惴不安地跟着大家前进。

前面草地上出现一顶圆形的戏班子帐篷，入口有一只戴红袖章的黄鼠狼在检票，好多黄鼠狼排着长队等候入场，我们这一群也排上去了。

黄鼠狼们七嘴八舌地说：“前面要检票。”“看看茄子花掉了没有！”“没有茄子花不许进去。”“记得不要挂错地方。”……白额头老黄鼠狼高声说：“开好了的花挂在大门





上，半开的挂在大门两侧通道尽头，才开了一点点的挂在小通道尽头，没有开的都挂在自己座位上方。”

好奇怪的规矩啊！

好想进去看一看戏院里面是什么情形，花神究竟是什么样子！去附近找一朵茄子花还来得及吧……正这样想呢，一只毛毛的小爪子碰了一下我的手，是白耳朵小黄鼠狼向我递了一朵紫色花苞。它腼腆地笑了笑，说：“送给你，刚刚捡到的。”

队伍一直往前移，轮到我进场了。

检票的黄鼠狼瞅我一眼，有些意外：“来了一个人！”

身后的白耳朵赶紧说：“没有关系的，我带着他好了。”

检票员挥了一下戴着红袖章的爪子，对我说：“进去吧，你的花要挂在座位上方。”

我和白耳朵通过入口，立刻吃了一惊：那顶帐篷从外面看不大，进去却有好多大门，门上挂着开全的茄子花，紫光闪闪，瑰丽极了。白耳朵胸前那朵茄子花是半开的，它带我进入一道大门，看到两个通道成“丫”字形。从一个通道进去，到了尽头，又看到两个小通道，也成“丫”字形。白耳朵把它的茄子花挂在分岔口，茄子花立即散发紫光，仿佛点亮了一般。

进入小通道，来到尽头，小门边上已经挂着一朵开了一点点的茄子花。从小门出去，眼前豁然出现一个圆形大厅，墙上开着好多小门，黄鼠狼们正陆续入场。大厅中心那个六角舞台上铺着紫色毛毯，竖着六根金色柱子，挂满了紫灯笼。成百上千个座拉排成同心圆，座位扶手上插着紫色小